

# “三苏”故里写春联

□ 侯万福

中国阴历新年,是中国人一个最大而又隆重的佳节。按照传统习俗,过了腊八,过年的气氛就开始浓重起来了。虽说时代的变迁使得过年的习俗变得越来越简约。但仍如鲁迅先生所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在这去岁冬月,最像年底的时候,省老教授协会的领导带领我们几人到栾城区冶河镇苏邱村为老乡们写春联。

早上8时从石家庄市区出发,半小时车程,我们来到苏邱村村委的院子里。这时,院子里已经聚满了老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有抱着小孩的妇女,一张张朴实的笑脸在迎候着我们。

这场面是动人的。看到此景,我顿时感到一种暖意,一种纯朴的民风扑面而来,一种抹不掉的乡村记忆浮现在脑海。老树、古井、磨盘、戏台、老屋、庭院、炊烟,还有那饱经风霜的老人脸上深深的皱纹和手上厚厚的老茧……

苏邱村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

文化传统的村庄。

这个村子是唐代宰相,著名文学家苏味道的故里,他生于斯,葬于斯。他去世后,村名为苏丘,后改为苏邱。

苏味道,19岁时中进士,武则天执政时为宰相。他诗文俱佳,才华横溢,与李峤、杜审言、崔融并称初唐“文章四友”,他对初唐的文学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被贬为四川眉州刺史,后再度任宰相,去世后,葬于故里。其子苏祐留于眉州。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均是苏味道的后代。史书称,三苏源于栾,兴于眉,故有眉山发迹之说。苏辙曾作《栾城集》以栾城名书,意在不忘故里。

1999年,栾城县政府对苏味道墓进行了全面修整,并修建了苏东坡祖籍纪念馆,栾城生产酿造的酒,取名“味道府”,以此传承历史的情怀和永久的记忆。

我问老乡,“现在村里苏姓的多吗?”他淡然地说,“村里没有苏姓了,都在外地,这村子里百分之九十多的人都姓崔”。我不解地望着老乡。

后来听说,苏味道后代留在了四川眉州一带,后分布在海内外各地。崔氏先祖是为苏味道墓守陵的,崔氏后裔一代代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这个4000多人的族群村落。

大约9时,村干部致辞后,我们几人开始铺纸挥毫。老乡们则簇拥在条案前,等候墨迹慢慢干透,取走写好的春联。我们静静地写,老乡们静静地看。浓黑的墨迹和鲜红的纸张融为一体,灵动的线条舒展出春天般的生机。

老乡们有的还让我写“天地之位”、“井神之位”、“土地之位”等横批和竖联。老乡从口袋里掏出小纸条说,“就写上上面的内容”。纸条上写着:“天高悬日月,地厚载群山”,“土能生白玉,地能产黄金”。这些特有的乡土文化,老乡们那种虔诚、敬畏之情,令我怦然心动,深深感受到他们对天地、对水的尊崇与敬拜之意,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与祈盼之心。他们渴望与天地沟通,与自然协调,与甘甜之水对话交流。他们祈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家有个好收成,祈盼天地祐

护人们平安吉祥。在他们心目中,深深地嵌刻着一种高尚而又朴素的敬天爱人理念。

我们一上午没停笔,直到下午1时多,才搁下笔来。老乡们夸赞村干部给他们办了一件大好事,“贴一副手写的春联年味更浓,更增添了新春喜气”。

苏邱村的老乡们对书法格外喜爱。1975年书法家刘炳森先生来到村里。他在苏邱村下乡劳动了一年,对他们影响特别大。刘先生和村里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村里的老乡家里几乎都有他的墨宝。遗憾的是那时条件差,没有用宣纸来写,写在了普通的白纸上,时间久了,保存下来的不多。

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影响着村子里不少年轻人爱上了书法艺术。这次带队的崔春奇同志就曾拜刘炳森先生为师,在他的指导下,走上书法研习之路,成为当代书法家的。

因为写春联,我们认识了苏邱村和这里的人们。也让我们与古老而深厚的乡土文化有了一次生动对接:书法根植于民间,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凡艺术形式的构成与发展,只有根植于大地,汲取生活之营养,才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才受老百姓喜爱。

在苏邱村的这一天,收获是丰富的。



# 走出泥潭

在北岸村村东的羊肠小道上,闪出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只见她边左顾右盼,边腆着她那大肚腩,慢慢悠悠向村东北角方向走去。

这个女人叫孟二丑,土生土长的镇政府所在地北岸村人。由于长得半截水缸似的身材,再加上难以让人恭维的相貌,二十七岁时仍待字闺中。多亏了老邻居“史半仙儿”暗中施“法”,点化本村小伙子佟仁主动提亲,才解决了二丑婚姻上这道难题!

心满意足的二丑,苦心经营着这一难得的小家庭:她生儿育女、侍奉老人、种粮种菜、养鸡喂猪,小日子过得是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说话不及,两个孩子先后考上大学。孟二丑心宽了、体也胖了,不到两年“三高”就找上了门。无奈中,二丑求“史半仙儿”给“开方抓药”。正在推销“神天功”的“史半仙儿”说:“练功吧,一练‘神天功’,诸病不医而愈!”

因为“史半仙儿”是仙家,又是她的恩人,二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她当即向“史半仙儿”行了拜师礼,开启了习练“神天功”的新生涯。在政府依法取缔邪教“神天功”、以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拘留“史半仙儿”之际,“史半仙儿”把站长一职传给了走在身旁的孟二丑,并暗示她练功转入地下。

二

孟二丑的练功点在北岸村东一块废弃的打谷场边。这里东靠东山坡,西挨槐树林,南、北两边都是玉米地。只有东南角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穿过槐树林通向村里,环境相当隐蔽。孟二丑在这里带领几个功夫练功、双修,传达师傅经文、推销书籍磁带等已经三年有余,没有被人发觉。每当说起此,二丑总是心怀感激:“师傅佑护,师傅法力无边!”

这天,今天一大早孟二丑就顺着那条小道走到了场边。她抬手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哎?怎么一个也没来?”

“我们在这呢。”三个功夫鱼贯从槐树林里走了出来。

“站长,向你汇报一件事。”功夫仇福小声说:“昨晚在河沟村仙家庙双修的欧阳冰和林花妮,被滑坡活埋,欧阳冰当场身亡,林花妮被送往县医院……”

“啊!”孟二丑咚的一声跌坐在场沿的石头上。“也许是冰冰习练功成名就,师傅带他到天上享清福去啦!”

“上天?明天就入地了。”

“不是说,弟子练功时师傅在暗中保护着吗?”

“吹牛吧!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能保护你?”

“依我看,这‘神天功’徒有虚名!”仇福向四下瞅了瞅小声说:“你看,它保不了弟子的命,也治不了弟子的病,更上不了天九重!看来,政府不练还是有道理的。”

“那,咱天天练得个啥?”

“算了,从今以后咱也不练啦!”三个功夫异口同声地说:“永远不练啦!”

三功夫说完,扔下呆愣在那里的站长向村里走去!

三

孟二丑越想越紧张,越想越害怕。“这个功,真不是个正经东西!大家说得对,永远不能再练了!”刚想到这儿,突然一个青面獠牙的凶神恶煞,举刀向她砍来!她双手抱头,扭身就跑。然而,任凭她用尽吃奶的力气,就是拔不起腿、迈不开步!

“佟仁救我,佟仁快来救我!”

“我在这儿!”佟仁一把抱住躺在病床上的二丑,扶她坐起来说:“你怎么了?”

“我脱离了‘神天功’被坏人追杀,陷入一片泥潭里,怎么也拔不出腿!”二丑静了静神说。

“你是陷入邪教的烂泥潭拔不出来了!”

“佟仁,我想好了,觉得还是秋苗说得对,自今天开始,孟二丑和我站所有人,坚决与邪教‘神天功’彻底决裂!”

“他娘,你终于明白了?!”佟仁高兴得眼含热泪,紧紧地抱二丑在怀里!

……

【明镜心语】

# 新春话“福”

裕。“福”字发展到后来,由示、一、口和田组成:示,古时指神;田,指耕地、打猎;一和口字,按《说文》解释说:“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口,人所以言食也。”所以这个“福”字,寄托了老百姓祈求神灵满足温饱需求的愿望。《书经·洪范》把“福”归为五方面,称之为“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长寿、富贵、身体健康且心灵安宁、有美德、不遭横祸而善终,这是古人对“福”的具体阐释。

如今,人们赋予了“福”更为深广的含义,即是丰衣足食、富贵兴旺,又是健康平安、幸福美满,更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老百姓喜欢“福”,所以每逢新春佳节,都有贴“福”字的习俗。至于这一习俗从何而来,民间倒是流传着很多传说。

一说是有一年朱元璋微服出游,看到一户人家的马灯上,画一只马猴抱着一双绣花鞋哭。朱元璋认

为这是讽刺马皇后的脚大,非常气愤,就在这家门上写了一个“福”字,作为记号。回宫后,立即吩咐锦衣卫,第二天早上按照他留下的记号把人抓来。马皇后贤德爱民,当她得知此事后,立即暗传旨意,告诉全城所有人家必须在天亮之前,在门口写一个“福”字。第二天清早,朱皇帝派去的锦衣卫,发现家家都有“福”字,无法找到皇帝要抓的人,就这样,一场大祸避免了。

春节贴“福”字始于哪种传说无关紧要,不过这一习俗却一直沿袭至今。而如何贴“福”字,倒也是有讲究的。

贴“福”字的时间应该在大年三十的下午,太阳尚未落下,且顺序应该是从外向里贴,先贴门楣,再贴门福,以此类推,最后才能贴倒福,意味着一年的福气都要从外面流进来。倒“福”,要坐北朝南贴在厅的正前方,这叫作“福入厅堂”;正“福”,须坐东面西,象征“福如东海”;大门上的福字有



沈彦硕 摄

“迎福”和“纳福”之意,而且大门是家庭的出入口,是庄重的地方,所贴的“福”字,须端庄大方,故应正贴。

随着时代的变迁、地域的不同,贴“福”字的讲究也随之而变,但永远不变的,是流传千之年的“福”字,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和祝愿!

# 娟娘

雅。娟娘不爱说话,我想她应该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没想到,几天相处下来,她的性格和我想象的可大不一样。她就像屋外粉刷的红漆一般,十

# 娟娘

分热情,待我很好,走到哪儿都愿意带着我。傍晚时分,她总是带着我去田间烤红薯。

和娟娘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很开心,但也像梦一样,很快就醒了。没过多久,我便被父母接回了家。紧张忙碌的学习和生活,让我渐渐淡忘了娟娘。直到有一天,奶奶突然对我说:“孩子,你娟娘得了重病,你去瞅瞅吧。”娟娘?娟娘!埋藏在记忆深处那温馨的画面,开始在我脑海中浮现。我随父母一起回乡看望娟娘。

然而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惊。记忆中暗绿的篱笆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纸条,干净整齐的小院,变得一片狼藉。让我更吃惊的是,娟娘把家人买的药全洒在了地上,还说这是有人要害死她。她拿着一块刻着“法轮大法好”的“玉佩”,挂在脖子上,双膝跪地,颤颤巍巍,似乎在祈求着什么,嘴

里嘟嘟囔囔,不知在说些什么。她看见我来了,眼睛一亮,急忙起来转过身寻找着什么。我以为娟娘要为我倒水喝,没想到她拿出一个“玉佩”给我,嘴里神神叨叨地说着:“戴上它,师父会保佑你的。来,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当时我被娟娘的这一举动吓坏了,甩开她的手,急忙跑开了。从那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娟娘。

再见到娟娘,她已判若两人,骨瘦如柴、头发花白、脸无血色、目光呆滞……娟娘本来就病得挺重,再加上她轻信“法轮功”那说不肯吃药、拒绝治疗,已经命悬一线。可是,她手里仍然紧紧攥着刻有“法轮大法好”的“玉佩”,难道还在祈求它的保佑吗?

娟娘带着遗憾和病痛离开了这个世界。

(作者系保定市柳中学学生刘媛媛;指导教师:张贵荣)



身边的故事 征文

瑞雪兆丰年 王哲 摄



# 天国梦

——原“法轮功”痴迷者转化历程(节选)

□ 丹琳

(接上期)这天晚上,我被送到了北京市的一个派出所。但我仍然拒不报姓名和地址。警察无奈,恳求我说:“你不愿签你的名我不强迫你,那你就签个‘大法弟子’吧。”一听说写“大法弟子”,我的虚荣心顿时膨胀起来,觉得自己好像一写下这几个字,身份就比“常人”不知高出了多少倍。所以我飘飘然地签字并按了手印。

在讯问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欺骗警察,恐吓污辱警察:“我们都是好人,是修真善忍的,将来要修成佛道神。你们不让练功,抓大法弟子,这是破坏法的行为,我们师父说了,破坏大法的坏人都将在这场磨难过后被淘汰掉,被神销毁。你们必须赶快无条件释放大法弟

# 靠“超常功能”逃跑不成便装病

子。”警察问我:“你说你们是好人的,表现什么地方?”我说:“我们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警察说:“既然你说真话,办真事,那我问你姓名地址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一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其实我知道我说的全是假话,做的都是欺骗人的事。看着窗外天色已晚,夜幕即将降临,我的心中万般焦急,求“法身保护”也无济于事。灵机一动,何不装病呢?于是闭上了眼睛,坐在椅子上的身子慢慢向地上滑去。警察见状,赶忙让人抬来一个床垫,把我放在上面,说道:“可能是心理压力紧张造成的,快把她送往医院吧!”听说把我送医院,并不是放走我,我只好收起了自己的把戏,然后借此威胁警察说:“我小时候闹过休克,万万一旧病复发,你们就得偿我的命。”警察赶快找来一个小女孩照顾我,给我倒水喂药。我却给他们打翻在一边,而警察也从我的眼神里早已看

出我的狡猾和不诚实,他生气地说:“你口口声声说你练‘法轮功’的是好人,可你知道你们干得都是什么事吗?今天,我想你肯定亲眼看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了,那是好人所为吗?还说什么‘真善忍’,‘做好事’,鬼才信呢!”我听后,不仅没有半点愧疚,反而不讲理地说:“谁让政府取缔法轮功!这么好的大法不让我们修炼,我们就得正法!这不怨我们,要怨就怨政府去。”“你……”警察气得说不出话来,我却自鸣得意。

夜里,我和另一个来北京的“法轮功”痴迷者在一起,她的孩子才三个月,正在吃奶。看了李洪志鼓动来北京“正法”的“经文”,她在家里也呆不住了,丈夫在一家乡镇企业上班,因怕她去北京,就从单位请了假在家专门守着她。半夜趁孩子和丈夫睡着了,她偷偷地跑了出来。怕丈夫发现了追上来,不敢走大路,从高低不平的田野里斜穿过去,

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几十里路才到了火车站。由于孩子正在吃奶,她涨奶疼得难受,头上的汗珠一直往下滴。我问她是不是很疼?她说没事,这是师父看她坚定大法而在给她“消业”。后来,我们就秘密地商量着怎样逃跑。我们俩偷偷练起功来,幻想用“超常”的“功能”打开锁子;幻想着能够出现所谓的奇迹,让李洪志的“法身”把我们救出去;幻想通过练“金刚排山”一下子把墙推倒,或者把门掀开,堂堂正正地走出去。尽管我们虔诚的几近痴愚,使尽浑身解数,幻想的奇迹始终也没有出现。我又拿出我从家里带来的钥匙妄想打开锁子,但仍是徒劳。后来,我们就各自想各自的办法,那个功夫装死,忽了“不省人事”了。我就大喊:“出人命了!”警察听到喊声,纷纷跑来。她装得还很像,一点儿也不出气了,一动也不动,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警察见状,急得一个个都变了脸

色。这时,一位领教过“法轮功”这一手的警察说:“你们先别急,让我看看。”他冷静地蹲下查看,一眼就看出她是在装死。于是他故意说道:“既然人死了,放在这儿吓人的,咱们把她送到医院太平间吧。”功夫一听说把她送到太平间,吓得浑身一激灵,不由地睁开了眼睛。警察说:“这不是还活着吗?”

后来,警察把她转移到了另一间屋子里,派专人观察她的情况。让一个小女孩儿和我做伴。不一会儿,我又开始装病,幻想着他们如果转移我的时候,就伺机逃跑。我故意浑身哆嗦,“不省人事”。小女孩儿赶快叫来了警察,所有值班的警察都来到了我这里,他们认为我是被刚才那个装死的功夫吓得休克了,要带我去医院。我断然拒绝。他们就打了120急救电话。我看着他们一副副焦急的面孔,看着他们为了我的事跑来跑去匆忙的身影,内心不仅没有感到不安,反而觉得这是对你们破坏“大法”的惩罚,心里偷偷地冷笑着。不一会儿,120急救人员来了,检查了半天,结果发现一切正常。⑦

(未完待续,文有删改,题目为编者加)